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徐石麒

高倬

黃端甫等

袁繼咸

左懋第

祁彪佳

徐石麒字寶摩，嘉興人。天啓二年進士，授工部營繕主事。筦節慎庫，魏忠賢兼領惜薪司，所需銀錢悉從庫發。石麒每持故事格之，忠賢屢使其黨譖於庭，不爲動。會御史黃尊素坐忤忠賢，下詔獄。石麒以座主故，爲盡力。忠賢益怒，遂執新城侯王昇子，下獄。令誣賄石麒，捕繫其家人，勒完贓而削其籍。忠賢敗事，乃白崇禎三年起南京禮部主事，就遷考功郎中。

八年佐尚書鄭三俊京察澄汰至公歷尚寶卿應天府丞民苦僉報馬戶率破家石麒更爲名募困遂解十一年春入賀時三俊爲刑部尚書下獄詞臣黃道周黃景昉於講筵救之帝意未釋石麒言三俊歷事四朝官至尚書炊煙屢絕下獄之日猾胥酌酒相慶謂朋謀欺罔臣敢剖心以明之帝得疏心動然猶嚴旨詰責之越數日三俊竟獲釋石麒官南京十餘年始入爲左通政十三年五月召對陳邊計甚悉中言陞下驟增兵餉至一千五百萬而兵又衰弱乞日講生聚敎訓之方俾元氣充足卽減賦有餘帝領之累遷光祿卿通政使擢刑部右侍郎會推閣臣石麒與焉帝召對便殿獨不赴帝疑吏部尚書李日宣有私并與推房可壯等三人執下吏人

以石麒爲知幾亾何帝惡刑官輕

擬

日宣等獄奪左侍郎惠

世揚職貶石麒二秩代掌部事

石麒請留世揚賜已歸不允

旋進左仍署部事陳新甲下獄給事中廖國遴楊枝起光時

亨倪仁禎倡議必殺之已又爲營救於石麒大學士周延儒

以下亦多救之石麒持之堅卒論死新甲旣死張若麒亦當

誅多奧援司官不敢決石麒急按之論如法時有清獄之詔

石麒先上情法不合者數十人多獲減免尋擢本部尚書中

官劉元斌以縱軍淫掠誅其黨王裕民坐欺隱不舉下獄帝

欲殺之初令三法司同鞫後專付刑部石麒議令戍煙瘴奏

成署院寺名以進都御史劉宗周等不知也帝怒其失出先

名許宗周對曰此獄非臣讞不敢妄奏帝益怒宗周徐曰臣

雖不與聞然閱讞詞已曲盡情事帝乃霽顏曰此奴錢神有靈譬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宗周曰刑官所執者法耳法如是止石麒非私裕民也帝曰此奴欺罔實甚卿等不知耳宗周曰內庭隱微之奸非臣等所知乃令石麒改讞詞竟棄之市頃之宗周以救姜塚熊開元獲嚴譴僉都御史金光辰救之奪職石麒兩疏請留不納塚開元旣下詔獄移刑部定罪石麒據原詞擬開元贖徒塚謫戍不復鞠訊帝怒責對狀石麒援故事對且引罪歸已乞宥司官帝怒不解除司官三人名石麒落職閒住吏部尚書鄭三俊等公疏乞留不許福王監國南京召拜右都御史未任改吏部尚書再疏力辭舉三俊自代不允入朝奏陳省庶官慎破格行久任重名器屢起廢

明保舉交堂廉七事褒納之時當考選與都御史劉宗周矢  
公甄別擬莊元辰等十三人爲科道馬士英庇其私人更易  
殆半御史黃耳鼎給事中陸朗有物議石麒以年例出之朗  
急賄奄人內傳畱用石麒憤發朗通內之罪朗恚疏詆石麒  
石麒遂稱疾乞休無何耳鼎亦兩疏劾石麒一言嘗劾吳昌  
時代爲報復一言枉殺陳新甲致敗款局石麒益憤歷敘昔  
年和議始末及新甲欺罔隱情因力請罷斥卒引去石麒剛  
方清介值權奸用事鬱鬱不得志士英挾定策功將圖封石  
麒議格之中貴田成輩納賄請囑石麒皆拒不應且疏劾由  
是內外皆怨構之去去後以登極恩加太子太保明年南都  
亾石麒移居城外及郡城將破石麒曰吾大臣也城亾與亾

豈宜苟活復入居城中以閏六月二十六日朝服自縊死年六十有八

高倬忠州人天啓五年進士除德清知縣調金華崇禎四年徵授御史鎮守薊鎮中官鄧希詔與總督曹文衡相訐奏倬言文衡骯髒成性必不能仰鼻息於中官希詔睚眦未忘又何能化戈矛爲同氣封疆事重宜撤希詔安文衡心若文衡果不足用亦宜速爲更置勿使中官參之諸邊鎮臣如希詔者不少使人人效希詔將督撫之展布益難卽諸邊督撫如文衡者亦不少使人人效文衡將邊事之廢壞愈甚惟聖明早計毋以封疆爲戲疏入忤旨貶一秩視事巡視草場失火與給事中馬思理監督主事王淪初江之遠竝褫職下吏廷

臣屢疏申救俱不納逾年懲密給事中吳吉來等復以爲言  
始解歸起上林署丞稍遷大理右寺副十一年五月火星逆  
行詔脩省倬以近年刑獄滋繁而法官務停閣請勅諸司尅  
期奏報大者一旬小者五日其奉旨覆讞者或五日三日務  
俾積案盡疏圖圖衰減帝爲採納屢遷南京太僕卿太僕故  
駐滁州倬以大盜日擾江北而滁爲南都西北門戶請卽募  
州人爲兵俾保障鄉土從之十六年二月擢右僉都御史提  
督操江其秋帝欲專任武臣劉孔昭汰操江文臣召倬別用  
未赴而京師陷福王立於南京用爲工部右侍郎御用監內  
官請給工料錢置龍鳳几榻諸器物及宮殿陳設金玉諸寶  
計貲數十萬倬及尚書何應瑞力請裁省光祿寺請辦御用

器至一萬五千七百有奇倬又以爲言皆不納明年二月由左侍郎拜刑部尚書

大清兵入南京倬投繯死是時大臣殉難者惟倬與張捷楊維垣而庶僚則有黃端伯劉成治吳嘉胤龔廷祥以及雜流諸生陳于階吳可箕黃金璽陳士達之屬黃端伯字元公建昌新城人崇禎元年進士歷寧波杭州二府推官行取赴都以母憂歸益王居建昌不法端伯服闋入都疏陳其狀王亦劾端伯離間親藩及出妻酬酒者事有詔候勘端伯避居廬山福王立大學士姜曰廣薦起之明年三月授儀制主事五

月

大清兵渡江逼南都百官皆迎降端伯不出遣使捕繫之閱

四月屢諭之降不動卒就戮成治字廣如漢陽人崇禎七年進士歷官戶部郎中

大兵至忻城伯趙之龍將出降先入戶部封府庫成治憤拳擊之之龍亟走免已聞百官皆降自經於堂上嘉肩字繩如松江華亭人天啓四年舉於鄉歷官戶部主事爲人方正不苟時已奉使出都聞變亟還謁方孝孺祠從容投繯死廷祥字伯興無錫人馬世奇門人也崇禎十六年舉進士爲中書舍人知國祚必移寄書其子預以死自誓及

大兵至南都破與友人約偕死其友背之廷祥肅衣冠步至武定橋投水死于階上海人爲欽天監博士自縊於公署可箕徽州人爲國子監生題詩於衣衿上縊死雞鳴山關壯繆

祠金璽江寧人聞大臣皆迎降大書於壁曰大明武舉黃金  
璽一死以愧人臣而懷二心者遂自經士達南京布衣投水  
死

袁繼咸字季通宜春人天啓五年進士授行人崇禎三年冬  
擢御史戶部尚書畢自嚴議加派繼咸力陳五可慮不能從  
監臨會試坐縱懷挾舉子謫南京行人司副將行以熱審在  
邇力請寬恤其意爲錢龍錫張鳳翔易應昌發也已而諸人  
果獲釋遷主客員外郎主事周鑣諭宦官削籍繼咸抗疏救  
之言陛下惡忠臣沽名莫若收其名歸之於上唐陸贊有言  
諫者多表我之能受諫者激表我之能容使鑣言當陛下受  
之名在上不當陛下容之名亦在上光蘋所言多指斥內臣

以此獲罪恐廷臣以鑣爲戒內臣之過壅於上聞非所以通  
羣情杜奸慝也不報七年春擢山西提學僉事未行會總理  
戶工二部中官張彝憲有朝覲官齋冊之奏繼咸上疏曰陛  
下允內官之請特在剔釐奸蠹非欲羣臣屈膝內官也此令  
一出靡然成風上自藩臬下至守令莫不次第參謁屏息低  
頭得免呵責爲幸夫一人輯瑞萬國朝宗諸臣未覲天子之  
光先拜內臣之座尚得謂有廉恥乎逆璫方張乾兒義子猶  
昏夜拜伏今則白晝公庭恬不知怪率天下爲無恥事此臣  
所太息也至諫官以言爲職不言則有墨刑言而被罰此衰  
世事近者給事中李世祺以諭輔臣溫體仁旣降罰之矣復  
罪及考選之銓臣吳鳴虞此何意也語曰養鳳欲鳴養鷹欲

擊若鳴雨籍其口飛而繼其羽養鳳與鷹何益且大臣有過  
言官言之卽斥爲邪試問言官以從諛大臣爲邪乎糾正大  
臣爲邪乎言官與大臣忤斥以爲比令言官與大臣合交結  
詭隨其爲比不更甚乎今考選在卽銓臣必將徧問諸臣汝  
必不劾大臣然後授臺諫臺諫相與括囊爲大臣者終其身  
無敢議此大臣所甚利忠臣所甚憂也帝以浮詞切責之彝  
憲見疏大恚奏言朝覲官齋冊所以尊朝廷繼咸復駁之曰  
尊朝廷莫大於尊朝廷之典制守令見藩臬行屬禮典制也  
見內臣行屬禮非典制諸司入都授冊吏部典制也先謁內  
庫非典制事屬典制雖坐受贈以爲安事屬中官雖長揖祇  
增其辱伏見高皇帝建官內臣自巾服靴帽皆與外臣別丙

尤嚴交結之條內臣不得繩外臣猶外臣不得繩內臣也臣  
前疏愛外臣以恥正愛舞憲以禮奈何坐臣以蹴芻重罰夫  
路馬不齒禮豈爲外臣設而乃妄引爲殺臣阱乎帝復切責  
之乃子身赴任較閱公明聲望大著巡撫吳甡薦其廉能請  
加優擢而巡按御史張孫振以請屬不應銜之特疏誣繼咸  
贓私事帝怒逮繼咸責甡回奏甡極稱繼咸賢斥孫振誣詆  
諸生聞繼咸逮羣隨至都伏闕訴冤繼咸亦列上孫振請屬  
狀及其贓賄數事都御史言孫振倒置是非大負巡方職有  
詔逮訊繼咸得復官孫振坐謫戍天下快之十年除湖廣參  
議分守武昌時宗室橫甚每誣人負責捕禁於家罄貲乃已  
謂之打馬繼咸嚴禁之宗室數人剽掠城中白之楚王論治

如律賊首昌瘦子作亂討平之巡撫余應桂知其能奏兼僉事分巡武昌黃州賊若回回革裏眼等七大部犯黃陂黃安繼咸馳救賊引退與黃岡知縣徐調元築城六千餘丈一月而竣十二年以故官移淮揚督鹽中官楊顯名勒監司行屬禮文牒用申請繼咸悉釐正之顯名怒奏於朝詔鐫二秩調用兵部尚書傅宗龍舉繼咸邊才帝不納督師楊嗣昌以其知兵引參軍事明年四月用廷推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未一年襄陽失陷被逮宗室士民頌其善政乞以身代罪留撫殘疆帝不許遣戍貴州十五年秋吏部推爲總督帝責所司擅舉寢其議已而廷臣交薦起故官總理河北屯政未赴會賊逼江西廷議設重臣總督江西湖廣應天安慶軍務駐

九江乃擢繼咸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以行時繼咸在  
南都聞命賊已陷武昌左良玉擁兵東下人情洶洶繼咸遇  
於蕪湖激以忠義良玉遂還復武昌而朝議忽以呂大器來  
代命繼咸復督屯政大器與良玉不相能長沙袁州俱陷疆  
事益迫廷議復推繼咸代之帝曰繼咸久改屯撫遷延不赴  
法宜重懲念江西告警許戴罪辦賊不效則并治前罪甫抵  
鎮京師陷福王立頒詔至武昌良玉不肯拜繼咸致書備官  
倫序之正乃始拜受及高傑封興平伯繼咸因入朝面奏曰  
封爵以勸有功無功而封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封則跋扈  
者愈多王深然之曰事已行奈何忻城伯趙之龍曰馬士英  
引傑渡河宜令往輯繼咸亦言之王曰彼不欲往今輔臣史

可法願往繼咸對曰陛下嗣位初雖以恩澤收人心尤當以紀綱肅衆志蓋君德以英分爲主乞振作精神申明法紀冬春間淮上未必無事臣雖驚願奉六龍爲澶淵之舉王有難色閣臣姜曰廣曰繼咸所言非遽爲此事要不可不存此心繼咸又詣榻前密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然所部多降將非孝子順孫且陛下初登大寶人心未免危疑意外不可不慮臣當星馳回鎮許之繼咸赴閣責可法不當封傑士英嗾之俄陳致治守邦大計引宋高宗用黃潛善汪伯彥事士英以爲譏已益不悅會湖廣巡按御史黃澍挾良玉勢劾奏士英十大罪士英深恨之使人糾澍贓罪擬旨逮治澍謀於良玉陰諷將士大譁欲下南京索餉保救澍繼咸爲留江漕十萬

石飼十三萬金給之且代澍申理以良玉依仗澍爲言士英不得已免澍逮繼咸旣與士英隙所陳奏及題用文武官悉被停寢明年正月言今元朔受賀人以爲拜手稱觴之日陛  
下當以爲嘗臠臥薪之日乞痛念大恥未嘗以周宣之未央  
問夜爲可法以晚近長夜之飲角觴之戲爲可戒省土木之  
功節浮淫之費戒諭臣工後私鬪而急國讐臣每嘆三十年  
來徒以三案葛藤血戰不已若要典一書已經先帝焚毀何  
必復理其說書苟未進宜寢之卽已進宜毀之至王者代興  
從古亦多異同平勃迎立漢文不聞窮治宋虛之過房杜決  
策秦郎不聞力究魏徵之非固其君豁達大度亦其大臣公  
忠善謀翊贊其美請再下寬大之詔解圍釋疑入之囚斷草